

套房招租
全新裝修
熱水
2000呎
平租電價
6000/201年小租



www.marie

SOCIAL
VENTOR
會發明者

解放 · 幽默
創意社會運動

2046

WONDER

她專門創作有趣的方法以
WONDER是一所非牟利機
She creates fun ways to
creative director of Wo
engage the public in



動物有『性』言
Sex for Animals

以動物權利出發，讓動物亦
受性生活
concerns animal rights



Elena在香港發起薄薄壁面



解放·幽默

創意社會運動

深水埗重建計劃K20-23現尚有二十多戶不願搬走，他們被控霸佔公地，上庭的日子逐漸迫近，一眾街坊突發奇想：

文具店老闆馮先生和幾個街坊，打算出庭前先在深水埗來一尚模擬公審，請名人當陪審團……；

三代人都在深水埗賣報紙的朱記，就想召集街坊去駁髮，出庭時說到辛酸處，就咬咁咁……一起舞水髮；

還有，深水埗修車行多，來，街坊來一次車吹圍城……；

這一切不是瘋顛，而是從荷蘭來的「社會發明家」Elena Simons帶起的「正面發白日夢」，上周與深水埗街坊齊齊發，夢裏你最好幽默一點，夢裏你最好不要再當受害人，最好親吻控方，給予舒泰的正面能量。

怎麼說呢？就叫這一股氣候做Elena旋風吧！她用另一種手法，一樣的社會運動，卻把參與者帶進地球村的創意世代，一樣的動員社會大眾，卻更正面及幽默地推動新的觀念和社會價值觀。

香港的七一遊行和深水埗的留守戶，或許過去所欠缺的，正是一點Elena的幽默風采。

社會運動，其實是可以這樣的……

社會發明家 創意襲港

周星馳可以把火雲邪神化作穿拖鞋背心的街坊，香港設計師可以世界聞名，但為什麼提到這個地方的社會運動，手法好像來來去去只有幾招？一般人想起的，離不開工會領袖在政府總部門外打碎飯碗；壓力團體送一間小紙屋給房署高官；憤怒的長毛衝擊立法會，或最有創意的古思堯，抬出棺材上街抗議……

不會吧，動感之都，創意都市，社運手法不會這麼刻板吧？

或許，問題是，社會運動被看成白晝和黑夜，只有遊行示威，絕食暈倒，踏踏實實這才算社運；「流浪者足球」、「慢慢走工作坊」（雄仔叔叔說故事）、女子太鼓隊力撐弱勢社羣，就很難算進去。若這樣看，荷蘭來的 Elena，又算不算是個參與社運的人呢？她沒跟韓國農民衝擊香港 WTO（2006 年世貿在香港舉行），反過來組織窮人送富人小禮物。這是什麼社會運動革命！

那麼，你會認為維基百科是一種社會運動嗎？再簡單一點，公平貿易又是不是呢？如認為是，請讀下去，如認為不是，請先翻去這故事的尾頁看看（P50）。

Elena 魔法師旋風

Elena 來了，帶點魔法師況味，廿九歲的她，卻仍是個十七歲美少女的化身，她稱自己為「社會發明家」（Social Inventor）而不是社會運動分子（activist），美少女愛披一身大斗篷，步履如風，上星期她到了理工大學、深水埗重建計劃 K20-23 留守的街坊會，又到了創意書院，舉行多場講座和工作坊，所到之處，像捲起一陣奇妙的旋風，感染別人，受感染的人再把周邊的人推進去，形成小漩渦，刮動，再刮動。

Elena 脫下斗篷，其實是個平凡的女子，在工作坊的屏幕上打出的第一張照片，是一面牆，牆上掛了一個盒子。她介紹盒子時用的是簡單的英語，甚至沒幾個形容詞，態度有時酷酷的有時憨憨的，沒半點香港人搞笑的「棟篤笑」魅力，

然而，過去十年她開展的種種有趣行動，卻可說是社運的一種新革命。

來看熨幕，打出來的盒子極普通，像家裏肥貓愛睡的紙盒，Elena 說是她個人開展的第一個項目，她做了六十個盒，走到荷蘭阿姆斯特丹鬧市，到處掛上，掛好便在牆上再貼上幾行字：**「有錢的把錢放在盒內，無錢的話，請在盒內拿。」**

十年後今天，若你在香港到處掛這種盒，你說後果會怎樣？來上 Elena 工作坊的人，有 NGO 的義工，有大學生，有街坊，都說：「先是食環署來掃蕩，怕你個盒養老鼠。」肯定有人為爭錢，打到頭崩額裂。」說下去又是跟社會問題下定義：「香港和荷蘭社會形態不同，人家階級不分明，香港貧富懸殊嚴重啊！」但為什麼沒有動力去試一試？香港社運是否需要多一點幽默和溫情呢？

幽你一默的熱情

掛那六十多盒子的那年，Elena 才十九歲，還是個唸藝術學院的學生，連寫新聞稿也不懂，當然也沒開「記招」，她只懂觀察走過的路人，靜待街頭革命，盒子真有魔法，真的有人走過看完，會心微笑，放下一點錢，也真的有流浪漢走過，同樣會心微笑，拿走一點錢。六十個盒子，在阿姆斯特丹街頭散發着風趣、驚喜和靈感。逐漸引來傳媒目光。

她回憶說：「我那時在快餐店兼職，同事問我為何不好好宣傳，我不懂啊，便上網找找教人寫新聞稿的東西，學習寫出第一篇稿，這樣開始了我以後的工作。」

盒子魔法其實並非 Elena 的一時衝動，而是多年社會運動的經驗，在參加過許多回激烈的示威遊行以後，她開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和行為，同時，十七歲到紐約唸藝術時，上消費主義的課時，也令中產家庭出身的她，重新思考生活的物質消費，她買的東西是否太多，對環境是否有影響，逐漸悟出一種很有 Elena 的幽默風趣的社運

風格。「我在十六歲和十八歲的時候，曾激烈到跟社運分子霸佔房子與政府對抗。但這些過後，我問自己社運是否一定要這樣做。」Elena 是一步一步走到現在的另一個 Elena。

介紹完魔法盒子後，Elena 的幻燈片，繼續跳出許多有趣的意念，實在有趣啊！引得大家哈哈笑，有「Citizen Buddy」領養政客計劃、有「百貨垃圾」執垃圾再放回商店的貨架賣等計劃，繼魔法盒子後不久，她就創立了一個 NGO 名叫「Wonder」（奇妙社），創立人兼創作總監的 Elena，以 Wonder 在地球村推行社運，手法和創意卻跟你「開玩笑」，所以，她為自己創作了一個新名詞：社會發明家。她幽默的說：「作為一個社會發明家，我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以

曾德平（左，理工講師）對在工作坊裏被動的學生來一個顛覆性的誘發動作。



Elena開展的第一個項目，就是做了六十個「有錢人把錢放在盒內，無錢的話請在盒內拿」的魔法盒子。



幽默、風趣、驚奇的手法動員羣眾，激發羣眾的靈感。」

Elena的社運意念其實不單只有「開玩笑」和「幽你一默」，她更強調兩件事，一是有用和正面，另一是美感，她眨動有如日本漫畫少女般大的眼睛，說：「我的工作，美妙，是其內在價值。」

比起社運一直強調的理念，對抗現有的支配體系，重塑當前社會的「價值觀」，以及重組現存的「社會力場」、「文化力場」、「男女觀念力場」等，Elena的六十個魔法盒子，百貨垃圾再賣，見到的不單是城市的一個趣怪行為，更蘊含貧富默默交流互相尊重的美麗，垃圾再生的曼妙，這種Elena式的社運價值觀，衝擊香港，是

否另一種更直截了當、更容易蔓生蔓延的社運概念，如果香港社運也探索這些元素，那有何不可呢？

Elena的第一個旋風，就在理工大學刮起，那晚已是九時半，大家仍興致勃勃走到理大外面街道的天橋，嘗試在二十分鐘內做一個Elena行動，帶給世界一個正面的感覺；第二陣旋風就刮得更厲害，深水埗重建計劃K20-23留守的街坊，聽完Elena的講座，老街坊都熱情地留下來上工作坊。上週天寒地凍，已是晚上九時多，街坊和Elena一起閉上眼睛，一起正面「發夢」去想深水埗舊區怎樣可以聞名世界，政府放棄堅持把這個老區建成高樓大廈，保留這個多元綜合型的社區，讓各式各樣的小人物，可以憑一己手藝，在

這裏快樂生存。

當大家張開眼睛，世界已在轉變中。

1969年父親在這裏開始「哨牙林補車呔」的事業，今天第二代傳人林仔，眼睛卻亮着了，說：「深水埗將會是，人人拿東西來修，什麼東西也修好的有名地方。」

三代人都在深水埗騎樓底賣報紙的「朱記」也說：「深水埗將會是；遊客一定要來的地方，到處高樓大廈的香港，竟然還有一個地方，滿街都是老舖，有做花牌，釘珠仔衫，有做醬油的，有百變電器店，能發掘許多手作仔小舖，個個看到好開心才走啊！」

Elena旋風在老街坊中刮起，創意社運氣氛來得比什麼都投入。



深水埗街坊和Elena一起，變了愛發白日夢的小孩。



以簡潔、滲透和誘發刺激思想

Elena 創立的奇妙運動



Happy Company

快樂公司

這真是一個讓人發笑的義工服務，快樂行動花樣繁多，可以是免費的擁抱、在街頭和你分餅仔食，更可以是在鐵路月台上情深款款的「揮手團」。

「揮手團」初開始時，Elena 先找幾個有興趣的個朋友一起，並找到一間公司贊助，就在網上宣傳他們的行動，你可以選擇大、中、小型的「揮手團」，Wonder 義工會在那月台上準時出現，給你舉橫額，吶喊，快樂的揮別。

香港也可以嗎？現時快樂公司已有 22 組，Elena 歡迎其他國家自發組織。

謝謝納稅

行動以幽默感切入城中富人的生活，是 Elena 1999 年仍是學生時代的創意。她組織了一羣領取公共援助的人士，一起買了 home made 蛋糕和花束等，在盒上貼上字條，上寫：「謝謝你們納了這麼多稅。」他們走到荷蘭最富有的地區 Bloemendaal，敲富人的門送禮兼多謝，猶開門的人什麼反應？「有些人很樂意接受，也遇過很生氣的人，有一家人很無奈，告訴我們他並不如想像中有錢，房子也很多人住；亦遇到小朋友，問什麼是領公援的人。」

Thank you for the dough



4



Citizens Buddy

領養政客

既嘲諷也奏效。這計劃讓市民可以「領養」政客或官員，每月定時單對單會面，你可以和政客反映民生問題，亦可以一起去喝咖啡，甚或到海邊散步。Elena 則領養了環境署秘書長。Elena 是從一位任職政府工的朋友入手，請他介紹認識的政客及公務員，跟着她使逐一發電郵，邀他們參加領養計劃。

計劃得到荷蘭政客及公務員支持，現在已約有二百位成員，先後有 750 人參加，而 Wonder 則負責配對，參與者回應說，領養計劃令雙方了解具體的情況。

香港也搞收養政客，可能嗎？不可能，「就先跟政客抹車，到立法會門外開心說早晨！」Elena 說，慢慢才進一步。

有性動物

一幅有趣的動物屁股加魚網絲襪（見 P50），從畫作及設計，絕對是 Elena 的風格，事實上，無論 Elena 的卡片，出版刊物，她都搞得像美術功課或 gift books。「我這麼多項目，你最不喜歡那個？」當 Elena 這樣問本刊記者時，記者就說這一個，因為記者懷疑動物是否有性慾的觀念，那就對了，因為討論動物是否有性慾的觀念，正是這個行動的一部分。

Elena 希望讓動物享受性的權力，保護動物的命運和應得的權利，自然也是當前世界的社運之一，Elena 說，我們安排一位有名的 DJ，在電台主持一個安排動物約會的節目，同時亦讓人們討論動物是否有性趣。

Sex for Anima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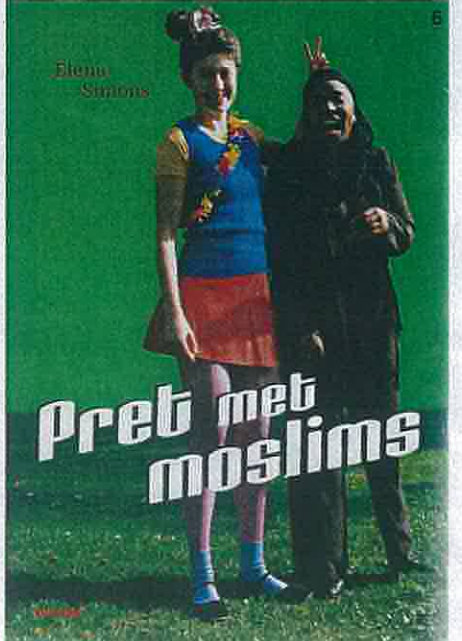
Cool Women

購物女兵團

消費主義也可以輕鬆玩一番，Elena 說，很多年輕的女性，都很愛打扮，很愛買東西，「購物女兵團」由女性消費者組成，他們穿上綠衣粉紅帽的軍服，氣勢如虹的操進平時最受逛的店舖，一邊集體購物，一邊推動新的價值觀。Elena 說：「她們在這些店舖購物，那麼請這些店舖也尊重有機、耐用，以及可持續發展的產品。」



5



6

Preb met moslms



還有很多

Elena 還有其他有趣的項目，包括非常抵死的「重生百貨」在垃圾站把撿回來的好貨品，偷偷放回百貨公司的貨架上出售。另外，Elena 亦寫了兩本書，一本是《與穆斯林同行》，以有趣內方法，親身說出和穆斯林教徒相處的經驗，介紹如何溝通。Elena 坦言，這是她最難的一個計劃，寫這書時她也感到很迷惘，不知書裏問的問題對不對，但當時荷蘭社會對穆斯林教徒有很多負面的報道，她就決心寫一本社會共融的書。另一本剛出版的書，則是提出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法，手法同樣幽默而正面。

慢慢走

時間已是晚上九時半，理工大學外接駁火車站的行人天橋上，仍是佈滿急急腳的人，擦身而過快速閃避；怎樣來一次放鬆腳步，緩和緊張生活的社運呢？

Elena 限時二十分鐘動腦和策劃行動，然後小組有二十分鐘到外進行社運實驗，Benny 和幾個同學決定在這條天橋推行「慢慢走」運動，每人寫一張「慢慢走」大卡紙，到天橋上發揮。

他們把「慢慢走」貼着身上，貼在頭上，E來去匆匆的天橋上，緩慢的走，甚至有人在天橋上打橫躺着……

一場美意，結果路人仍是視而不見，匆匆走，有幾個人猶豫地打聽：「搞什麼？嚇死ㄟ！」

Elena的工作坊，在香港被稱為「玩轉社會行動」。Elena以Wonder在地球村推行社運，手法創意無限，扮鬼扮馬，跟你「開玩笑」。Elena最新的書，解決世界的問題。Elena說，為了改變世界，她創立了Wonder。購物兵團《與穆斯林同行》一書百貨再生在工作坊上，創作時要朝正面而又朝顛覆的方向想。臨時想出來的創意社會運動，為路人提供免費飛行。改變世界，放鬆腳步走。想飛，已經很久了！

免費飛一次

Elena 在工作坊說，同學可試從顛覆性、滲透性及引誘性三方面入手，建構項目的框架；朝着這三個特點，參與工作坊的人果真醞釀出一些好玩東西，說實話，跟 Elena 的幽默社運仍有距離。

這些實驗社運，有類似「快樂公司」的概念在街頭分吃薯片，街上共享流動煙灰盅，但最有趣的共享，是給路人免費飛行，只要你願意，小組七人，輪流抬起你，你張開雙手，就能在筋肉起飛架上滑翔。

深水埗街坊狂想

想不到 Elena 在深水埗的工作坊，比在理大反應更好，街坊都說在上庭前夕，突然開闢一片快樂的天空。

Elena 除了逛深水埗區，以及介紹自己的 Wonder 外，其實對街坊並不多話，但她的 Wonder 卻引得街坊爆笑，一眾全情投入閉目思考二十分鐘，美妙的創意好像已埋藏在大家心裏，這羣賣報紙、修車、造醬油和經營茶莊的老街坊，發出以下妙想：

「到法庭時，我們親吻每位到庭人士。」

「在法庭外單車巡遊，我們造勝利的花牌，放在法庭外……」

報紙檔的朱小姐說：「我們今晚好開心，Elena 的方法令我們放下前面的困難，想開一點。」她已是朱記報紙檔的第三代傳人，上世紀抗日戰爭後，爺爺就在深水埗一個樓梯處開創朱記報紙，「我們從沒離開過深水埗，也不知離開這裏，會是怎樣。」

看到新的空間

邀請 Elena 來搞工作坊的街坊 Maggie，就是看中 Elena 所用的正面方法，Maggie 說：「我們曾經想過搞遊行抗議，你看，政府的所有重建區，都是用堆土機堆掉，好像這個社會不能容納深水埗街坊的小生計，幾十年的心血，一下拔走。」街坊和 Maggie 想到，若再停留在遊行示威的抗爭裏，街坊會重複給人受害者的感覺。

深水埗的 Elena 旋風刮起。Maggie 說：「讓大家想想，社會運動的方向，是否有新的可能性，這次，算是為街坊播下創意社運的種子。」



哨牙林的大腦震盪班

來參加 Elena 工作坊的哨牙林，在深水埗福華街一帶無人不知，人人走過，都叫聲哨牙林。他父親是正牌的哨牙林，自 1969 年就在這裏開檔，舖頭打正名號就是哨牙林，補車呔。「我無哨牙的，為什麼也叫我哨牙林？哈哈，老實外表真幾似哨起副牙。」他接手哨牙林的舖頭，就自動繼承外號。

哨牙林收工立即起來參加工作坊，臉上仍烏黑墨墨，手指甲圍着像衣領花邊的車油，遠看只留下兩隻大眼睛，一副整齊的牙齒，卻無改他的直率愛笑。他和在場的街坊一樣，都很用心跟進工作坊的流程，但心裏的 Elena 旋風又會是怎麼一回事？

「她的自信，令我佩服，她想做就真的去做；你不要看我是老年人，其實二十年前我已上過類似的『大腦震盪班』。」但他只是參加，卻沒有創造。

二十多年前，林仔參加附近蘇屋邨青年中心的「力行社」：「我小時候讀書少，長大後就想在工餘增加知識，那時的導師已和我們上大腦震

盪班，也是分組去夢想，激勵大家思考。Elena 的東西，對我不陌生啊！」

那時仍被叫林仔的哨牙林，在力行社當了十年義工，服務過孤兒長者。

二十年後回望，分不清昔日深水埗的大腦震盪班，有否廿一世紀 Elena 的幽默感，但哨牙林就看得出最大的分別：「問題在於她的信心，事在人為。」而他的創意，就長期封在懷疑和憂慮的瓶子裏，猶如一千零一夜故事裏收藏小妖的小瓶，隨水漂流，不知何日惡人來打救。

憂慮什麼？哨牙林有點害羞的說：「香港好多限制，不是有夢想就可以去做，香港地方擠迫，風土人情不同，搞 Elena 的東西，香港人會話你傻嚟！」

「Elena 的地方是荷蘭，那裏的人可以接受。」

然而，「這真是一個快樂的晚上！」哨牙林滿手腳油，卻不會因此把手收起，和他談話反而被他的自然開朗感染，想像一下，若二十年前他在深水埗開展大腦震盪創意社運，會是怎麼樣的 Elena 呢？「也好，Elena 提醒我，夢想也是一

種創意，以前面對深水埗重建計劃開庭，我會好驚，現在，我感到這不是世界末日。有什麼事也可以變法。」

哨牙林這星期就要上堂，就算最終要離開深水埗，爭取原地安置失敗，他們的社運也沒有失敗，社區文化的概念早已在他們心中播種，哨牙林的留守，也不單為自己的利益，也拉闊為整個舊區的生活價值觀，他簡單地總括了這次社運的重要性，「深水埗的街坊網絡是自然形成的，不像新市鎮，居民在的工作、讀書和家庭生活，都全部割裂，每做一件事都要用很長交通時間，社區給人好陌生的感覺。」

「深水埗讓香港小人物如我，小小的手作仔，可以生存，我家三代人都住這裏，樓上樓下的街坊看着我長大，周街有東西吃，行幾步就返到舖頭，人們自然相聚。」

Elena 也感到深水埗是一個很有趣的社區，本周二她就回去荷蘭，祝願街坊找到正面解決問題的方法。

哨牙林補車呔



採過界 社運非社運

莫昭如、李卓人、黃毓民、長毛、古思堯、何牛、陶君行、郭達年、傅老病……

香港搞社運的人究竟有多大創意？你若抽離地去看，或會看到或感受到，香港其實早就有許多創意社會運動在進行中……

不止噴血的莫昭如

「什麼是社會運動？難道只有遊行示威，抬棺材嗎？是我們的社會，是我們的傳媒，沒察覺本地社運的改變。」當 Elena 旋風突襲香港，老牌香港社運分子莫昭如卻冷靜的反問我們。

「社會大眾知不知香港人在做什麼？蕭競聰的『示威尤物』、『一人一故事』劇場、進念的『東宮西宮』，還有，我的偶像雄仔叔叔的慢慢去故事坊，難道不是在改變社會，在反建制，在給予我們環保和建構新的價值觀嗎？」

莫昭如七十年代已起步搞社運，在八十年代是民眾劇場的發起人，其於街頭噴血演出，深入民心。他和「黑鳥」樂隊一起表演，「黑鳥」的音樂屬商品社會、屬資本家、屬流行文化、屬

建制，創造出充滿政治覺醒的音樂風格。這一切，怎能說與社運無關。

到廿一世紀，莫昭如創立社區文化發展中心，他再問：「難道這些都不是創意社運？」

世界在轉變中，香港也在變。

「Elena 所做的東西很重要，她的幽默感很豐富，但香港人就是只看到七一遊行和燭光晚會，好像香港只有兩種主流社運。」其實，在社運的天空裏，香港人已拿著畫筆，繪畫天上的繁星。灣仔利東街的居民，不再單是遊行，而是出版他們的《薪火相傳·看我們的利東街》和紀錄片《黃帽翻飛處》，街坊與建築師共同提出自己的社區規劃的方案；深水埗重建計劃的留守街坊，以「一家一畫」的畫，畫出自己的家園。不也是社運天空裏的閃閃繁星嗎？」

公民抗命的黃毓民

「遊行示威，上街不是沒用處，中央願意給香港人首選，不也是港人不斷上街提出訴求嗎？」Elena 的奇妙社運，對激情火爆的社運分

子黃毓民，有否衝擊呢？現為社會民主連線主席的黃毓民，和莫昭如一樣冷靜的反問，若然一個社會，一年到晚都沒有遊行示威，那將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Elena 的手法很有創意，有啟發性，社運可以用不同的創意達到，不過，手法怎樣不同，目的也是嚴肅的，你說 Elena 爭取的目的，不是嚴肅嗎？」

他會否學習創意社運，像 Elena 般幽政府一默呢？「我們已開始了，我們也想用創意社運。」黃毓民說，像阿牛的民間電台，本是創意社運，但他們就是迫着不甘於守「惡法」，被政府起訴，迫着要抗爭。

若然像黃毓民、李卓人等，一下子都改用了 Elena 的社運手法，香港的社運將出現什麼現象？然而，黃毓民深信動員羣眾，示威遊行，仍是很有力量的方法，那與社運提議的快樂政治，是否有衝突？「沒有，我不覺示威者就是受害者，我們只是提出訴求。」

Elena 感到深水埗很多元有趣



Elena 總是帶着筆記本，到處畫畫寫寫，創意就由這裏開始。

